

踏上波澜壮阔的青春之路

□ 丁瑾

我是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助理,尽管“法院”是在一座几十年的老房子里,但每每走过闪耀着国徽的门前,面对堆满卷宗的桌案,我的心中总是荡漾着欣喜与满足,只因这是我梦寐的青春!这“梦寐”可能缘起于某个报道,“中国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于是毅然选择了专业;这“梦寐”可能扎根于某句口号,“崇德尚法,争当像邹碧华那样的燃灯者”,于是有了挑灯夜读;这“梦寐”也可能坚定于某一刻感同身受,“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于是我们向梦而行,一往无前!青春之梦,心之所向;青春之梦,苦乐自担!有人笑称这就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然而,我知

道,小我见大我,小梦筑大梦,是安定繁荣、蒸蒸日上祖国为我们呵护住了青春的梦;是践行初心、求真务实的党为我们牵引起了青春的情怀!我们早已置身千载难逢的时代浪潮中,何不踏浪而行,走出一段波澜壮阔的青春!?

这波澜壮阔是什么样子?有时它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胆魄,有时它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默默坚守,有时它是“胸藏万卷志兴邦,心怀赤诚拓天疆”的豪迈。之于我们,它也许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柔情。

在基层,每一件案件都是老百姓的心头大事。有时候当事人发泄情绪,口无遮拦,莫名而来的误解言语难免让人心酸;面对堆成“小山”的案卷,想到时间紧任务重,难免心生怯懦;不知

多少次,紧迫的任务与哭闹耍赖的孩子之间必须交出二选一的答卷。但一句“强国有我”,足够了,足够让人坚定方向。

梦在远方,路在脚下。“路”在到访的当事人手上接过的一杯热水里,那温度让曾有抱怨的嘴角禁不住挂上笑颜;“路”在给失足少年的一句唠叨里,那话语给桀骜不驯的眼神填上了本该有的清澈;“路”在秉烛达旦、精雕细琢的一纸判决里,几百张的扉页在清晨的曙光里发出了正义的光彩;“路”在身边无数脱下法袍换战袍的“大白”身上,纷飞大雪中的脚印、坚定有力的搀扶……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所种是否有果,不过是“但行好事”。偶尔,惊喜也会不期而遇。刑满释放的小伙子带着爱人把我们“借”给他应急用的钱

还了回来,我们在感激声中与他挥手说“再见”,心想信任和感恩将是他人生的新的开端。胜诉的两口子带着锦旗风风火火而来,我们将锦旗卷入柜子的最里端,心想公平正义之花将开在他们身边。是清澈的爱,让我们法律人的青春有滋有味、有苦有甜,青春不就是应该在这苦与乐中淬炼吗?

我们是青春的法律人,我们不怕责难非议,只怕没有让法治的智慧与温度深入群众内心;我们不怕劳累病痛,只怕没有让程序的尊严得以彰显,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用铁证如山还原真相,守护人心公道。我们正斗志昂扬,为民族复兴谱写波澜壮阔的交响乐。

(作者单位: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

五月榴花开

□ 赵增强

进入五月中旬,天气便开始炽热起来,晚上躺在床上,不用扇子扇两下,有点睡不着,起床找扇子,竟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出了一头汗,既然热得睡不着,索性起床到阳台吹吹晚风吧。

站在阳台上,夜空中的月亮宛如玉盘,沉静内敛,散发出柔美的光华,静静地洒向大地。在这迷离的月色下,风轻轻淡淡地拂过,瞬间有了一丝凉意,伴着轻风而来的还有几缕石榴花的香甜。

闻着石榴花的香甜,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儿时二伯家屋前的石榴树下。那是我八九岁的时候,村子里的生活条件还不是很好,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二伯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一放学,我们几个小孩就跟着堂哥回家去看电视。

二伯家的院子挺宽敞,院子里不仅种了石榴树,还有枣树,每年一到五月份,石榴花和枣花就会断断续续地开放,时不时地还会引来些蝴蝶和蜜蜂。有次我和堂哥见树上落着个蜜蜂,误以为是蜂王,就用手抓住去采蜜,结果蜜没有采着,被蜜蜂蜇了好几个大包,疼得都哭了。

几天后,大伯家的二堂哥开着一辆新摩托车来二伯家玩耍,堂哥们或大一些的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骑上摩托车在院子里转圈过瘾。看着他们骑着摩托车来去一阵风的潇洒样子,我也想体验一把。可是,对于骑着自行车还想摔跟头的我来说,骑摩托车可想而知,但心中的好奇让我蠢蠢欲动。

堂哥们可能也看出了我的想法,就开玩笑地说:“来,骑骑,感觉一下风的速度。”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孩子,哪里懂得什么危险。一瞅堂哥们让我体验一下,我高兴地把堂哥们让开,学着堂哥们的样子坐在摩托车上,将摩托车撑地的撑杆踢开,按照堂哥们说的,左手握住离合,右脚用力地将启动杆踹到底,摩托车



便突突地发动起来。见摩托车发动了,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不等堂哥们继续往下说,就将左手的离合器松开了,右手用力地将油门扭到底。只见摩托车像一头疯了的牛一般向前狂冲,我一下子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把摩托车停下来。摩托车像和我作对一样横冲直撞,一点也不听我的指挥。堂哥们一看也慌了,纷纷喊,“松开油门!”慌了神的我哪里还知道油门在哪里呀,眼看着就要撞到墙上了,不知道该怎么晃动了一下,摩托车直挺挺地撞上了墙前边的一棵石榴树。还好人和摩托车都没事,只是把一树的石榴花撞了一地。

在我的记忆里,一到五月份,二伯家屋前的那排石榴树,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石榴树的枝头开始是长出小骨朵,后来青色转为红色,个头儿也变大了不少,最后开出鲜红的花朵,多瓣、多皱褶,多则三五个簇成团,艳丽如火,简直是美极了。

尤其是在晚饭后,在石榴树下小坐一会儿,望着星空中的明月,嗅着微风吹来的石榴花香,再品一壶茶,是何等的安然。如今,二伯家的房屋进行了简单的改造,屋前的石榴树也没有了,只有那棵枣树还在。

夜已很深了,风也渐渐地凉了,闻着楼下的缕缕石榴花香,我回到床上,在月亮的清辉中,慢慢地进入梦乡。

(作者单位: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

书滹沱情怀 描河朔风物

李世琦书札展在石举行

河北法制报讯（边振玉）书滹沱情怀,描河朔风物。5月24日上午,由著名书法家、中国书协顾问、河北省文联名誉主席旭宇先生题写展名的“情寄滹沱——李世琦诗书石门书札展”暨著作捐赠仪式在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举行。

人文学者、文艺评论家、资深出版人李世琦曾任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从事图书出版编辑及管理工作30余年。退休后,他笔耕不辍,日习一帖,对书法的这份热爱,让他一直保持着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与创新。此次展出的其以书法的形式书66幅清代本土诗人歌咏石家庄的诗作,凝聚了他对石家庄的

一份深情。66幅书札的内容,多为清代石家庄本土诗人歌咏石家庄风土人情的作品,也有曾在石家庄任职者、路过者歌咏石家庄的作品。书法诗作配以简洁、明了的文字说明,光大诗文传统,记录石家庄、关注石家庄、热爱石家庄,启迪后人,使人在重温这些300余年前生于斯、长于斯、行于斯的河朔先人的诗作时,倍感亲切。

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王亚民、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管士光、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等国内名家发来贺词表示祝贺。开幕式上,李世琦向石家庄市图书馆捐赠了自己的著作13种100余册。展览将于6月23日结束。

『骑驴』办案走山乡

□ 王凤海

参加检察工作快满30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往事都已淡忘,但刚到检察院工作时的一次办案经历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时整个检察院仅有一辆吉普车,下乡办案稍远一点的就坐班车,近一点的就骑自行车。记得有一年春季,我受理了一起案件,其中一个关键物证必须尽快到距县城50多公里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娄子乡去取。由于交通不便,车辆紧张,那天我坐班车来到距娄子石有一岭之隔的草碾乡,却赶上当天没班车去娄子石乡,我只好求助于草碾乡的于乡长,他指派乡林业站的小李骑摩托车带我上了路,就这样我骑上了“电驴子”。

在青龙,老百姓最早见到摩托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乡村邮递员骑着摩托车送信或电报,当时老百姓称之为“电驴子”。小李骑着摩托车带我沿着坎坷不平的盘山路艰难地前行。摩托车冒着黑烟,显得特别吃力,约40分钟才爬上坡顶。可谁知“船破偏遇顶头风”,当我们行到坡下,过一条小河时,车胎被玻璃碎片扎漏了气。在这偏僻的山乡,是没有修理摩托车的,好在小李对这一带的百姓很熟,他见我非常焦急的样子,立刻在村里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这样我骑上了“洋驴子”。

由于我第一次去娄子石,又没有向导,我骑着“洋驴子”边走边问路,走走停停,行行站站,好不容易到了乡政府所在地,一打听才知道我要去的地方还有七八里山路,还要翻过一道山梁,而且连自行车都不能行走。为了及早完成任务,乡里同志给我找了一顺路、赶着驴走亲的老伯为我引路。我们俩跟在驴后,边走边聊,走上了上岭的路。由于此前我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奔波,加上又要徒步爬坡,显得疲惫不堪。老伯见我如此劳累的样子,脱下上衣,垫在驴鞍子上,连推带搡将我推上驴背,这样我骑上了毛驴子。

若说骑驴,那还是几十年前在老家上小学时的事。参加工作到县城后,不用说骑驴,就是见到驴都不容易。这天,善良的老伯又唤起了我对儿时的回忆。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迎着和煦的春风,观赏着春山野色,真是其乐融融。在老伯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为及时破案奠定了基础。

那次我为了取证,翻了两道山梁,换乘了三种“驴”,在我的检察生涯中留下了一断难以忘怀的记忆。



莲

(作者单位: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检察院)

于淼 摄

我的“大白”体验

□ 刘媛媛

2021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是疫情防控的第二年夏天了,封校管理、网课、疫情隔离14+7,是我对疫情最直观的感受,每次看到街上的“大白”们,觉得他们既辛苦又无畏。却没有想到,在我进入检察院工作后,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今年5月9日,我接到单位通知去包联小区参与入户排查,组织全员核酸检测。接到通知的时候,我还没觉得与以往的排查有何不同,但在前往包联社区的路上,看见平时热闹的街道此时行人稀少,才感受到疫情带来的紧迫感。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一轮核酸检测,当时我还不清楚负责区域的具体情况,也没有扩音器等设备,所以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扫楼”。我挨家挨户地敲门,核对名单,组织大家下楼,告知他们等我带领他们去规定的地点做核酸。可是因为不了解我们具体的工作流程,先下楼的群众在未等我集合的情况下,就拿着我带队的指示牌径直去了核酸检测点。等我从楼里出来的时候,看见外面空

无一人,那感受简直又慌又乱。加上当天早上气温有些低,我哆哆嗦嗦地联系同事,联系群众,最终在核酸检测点找到了他们,确认了人员信息无误后才放下心来。

之后进行的三轮核酸检测,有了设备加持,工作流程愈发完善,群众也对流程渐渐熟悉,不用“扫楼”也可以自觉地找到我登记去做核酸检测了。还有热心的大姐帮我在楼下喊人,大姐的嗓门响亮,帮了我的大忙。有的群众见我们忙得口干舌燥,自发给我们送水。同事和我说,每一次逆行在人群的时候,都觉得有一种骄傲的感觉,我说,那是因为我们的人生价值在此刻得到了认可和实现。

终于,全区解除了封控管理,我们开始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有一天,身处家中的我突然听见楼下有救护车的声音,继而发现小区的门口又被封住了,当晚便接到通知,说我们小区出现了密切接触者,小区要封控管理,连夜进行第一轮核酸检测。因有的群众搞不清楚状况,现场秩序有些混乱,社区和街道办的同志们都很着急。我和其中一位在现场指挥的人说:“我

是检察院的,现在也被封在这儿了,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我可以帮忙。”于是我又一次披挂上阵,当晚便和社区的同志们一起入户排查,等到这一切忙完以后,已经是夜里10点半了。

天气变得越来越热,穿着社区给准备的防护服,戴着面屏,我觉得全身都在蒸桑拿,每一个毛孔仿佛都无法呼吸。因为知道自己在做着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所以我无怨无悔。当然,在协调居民进行核酸检测时难免会遇到些突发的情况。有人摘下口罩吸烟,有人摘下口罩聚在一起交谈,更有甚者,不戴口罩从密切接触者隔离区跑出来借酒闹事……面对这些,我们一直好言相劝,好在大部分群众十分理解并体谅我们的工作,有些时候还为我们打抱不平。我深知,做了这份工作,必然要舍弃一些小我的情绪,成全一些大我的价值,所谓为人民服务,便重在服务。

“因为不想看到期待的目光暗淡,所以还要再撑一会儿。”我想这是每一位在基层,在疫情防控前线的工作人员的心声。

(作者单位: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人民检察院)

天涯小镇傍晚的沙滩

□ 王文生

天涯小镇位于海南三亚湾的西端,东连著名的天涯海角景区,西临佛光胜地南山寺,北依连绵起伏的小山,南朝汹涌澎湃的大海。站在小镇海滩眺望,东边的游船码头、西边的海上观音历历在目。

每当傍晚,夕阳西下,镇上的候鸟们纷纷涌向海滩,观看海上落日的壮丽景色。当夕阳贴近海面时,海平面徐徐拉开一道橙色帷幕,使原本海天一色的湛蓝,变为绚丽的金黄色。夕阳的光辉洒向海面,形成道道波光,上下跳动,犹如彩绸在随风飘舞。此时,天空不时飞来一群海鸥,追逐着游船,似在觅食,更

像表演,为海上落日添彩助兴。

傍晚的海滩是孩子们的乐园。两岁三的娃娃拿着小铁铲不停地挖坑,看谁挖得深、谁的坑里水多;胆怯的小女孩牵着大人的衣襟欢快地踩水,当海潮冲来时,欢叫着跑向海滩;调皮的男孩则随着海潮上下跑动,与波浪嬉戏;大一点儿会游泳的孩子则跳入大海,搏击风浪,尽展泳技。更有少年冲浪者在浪尖上翻舞,展示弄潮儿的勇敢。

傍晚的海滩是年轻人享受浪漫的天地。单个的男女旁若无人地边踩水边自拍;群游的男女设计各种“造型”,互相拍照;还有拍婚纱照的恋人变换着亲昵动作,任摄影师拍照。

傍晚的沙滩是老年人休闲的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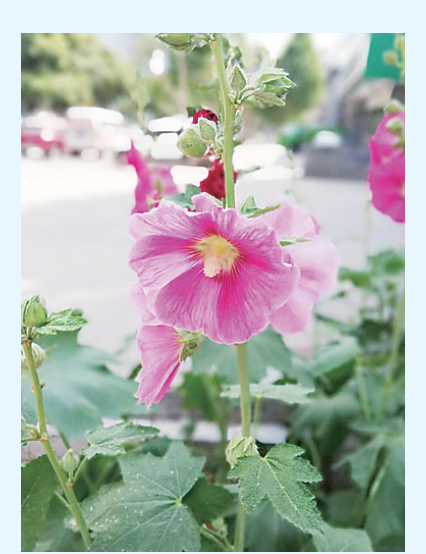
地。他们或牵着孙子、孙女的手在沙滩上散步,尽享天伦之乐;或三五成群地围坐在沙滩上,谈论着家长里短。行动不便的老人则坐在海岸边台阶上欣赏海上落日的无限风光。

我和老伴儿连续10年在三亚天涯小镇过冬。北方的冬季,天寒地冻;南海的冬天,烈日炎炎。每当晚饭后,老两口儿习惯光着脚丫在沙滩走走。踩着松软的沙滩、踏着凉嗖嗖的海水,耳听哗哗的冲浪声,心潮自有一番“逐浪高”的感觉。老伴儿喜欢捡被海浪冲上来的贝壳和彩石,家里的花盆盛满了五颜六色的宝贝。我则边走边琢磨海的神奇,一旦触景生情,即兴哼几句小诗。老伴儿风趣地说,这叫“艺海拾

贝”。

傍晚的沙滩更是当地渔民忙碌的地方。渔民们忙着收拾渔船、整理渔网,准备出海。那天,我走到一艘渔船旁,老板(外地人习惯称当地人为老板)正招呼旁边的年轻人说:“帅哥,帮帮忙,把船往前推推”(指将船推到水边),我趁机上前帮忙并询问老板,渔船在海里停多长时间?一网下来能打多少鱼?老板乐呵呵地说,把网撒开睡上一觉,明早收网回来。运气好的话,一网可打100多斤深海鱼。“在深海打鱼安全吗?”我好奇地问。老板抬高音调坚定地说,“安全!南海渔岛上有咱们军队守护着呢!”

壮美的南海沙滩,令人流连忘返!



一枝独秀

章彤华 摄